



人生驿站

我这个人别的本事没有，动手能力特强。不是吹，我只要想到的，就可以结合过去学到的知识把它做出来。在黑龙江兵团我自己制造过电影放映机和“OTL”高传真音响；在老家自己制造过照相机用微型电子闪光灯（那时市场刚出现）和所有暗房设备；为解决孩子夜尿红屁屁的问题，我自己做了一个尿布报警器。

1979年，我调到济南兖州机务段没多久，机务段孟总工程师找我，并交给我一个任务，让我立即着手准备研制“机车锅炉自动减温控制装置”。原来，蒸汽机车的锅炉每隔一个月就要进行检修和除垢，而减温程序控制严格，要将机车锅炉内的超高温蒸汽（400℃以上）在8个小时降到35℃，而进出水温差不得超过27℃。过去一直都是人工进行，由于“文革”后的乱象，劳动纪律涣散，减温控制超标，以致在国内，近期已经发生了两起途中蒸汽机车锅炉爆炸事件，造成极大损失。

我一再向他解释：我刚来，一不了解情况，二没这个水平，三是责任太重大。但他不容我解释，叫我回去考虑考虑。哎！这可不是简单的小改小动，而是完全改变了一项重要工序，涉及到电路自动化控制、传感器的选择和安放、混合水塔的大小、冷热水进出口的位置选择等等……

第二天我去向他汇报，目的是想坚决回绝他。不等我开腔，他说：“小靳，这是铁道部下的死命令，不干也得干，干还要干好，段里找过懂电的人，没有结果。我观察你有一段时间了，段里也只有你来干了。”

“孟总，你这是‘赶鸭子上架’呀！我可负不起这个责任。”

“责任我负，你只管干！经费先拨一万，另外你有要求尽管提。对了，段里没有电气工程师，名额一来，就是你的。”

“我可不要这个头衔，只要我调回上海时段里不拦我就好。”

“我去向段长说。另外你和老李（减温司机）明天就出发去徐州、青岛、昂昂溪、上海和柳州机务段，看看人家是怎么闹的。”我知道这几个机务段都是铁路报上登载的试制成功的单位。

历时半个月，这一圈转下来，真是天晓得，没有一个是在正常运行和使用的（设施很登样，但仅供参观）。

回来如实汇报后，得到的决定是：“还是上。”我真不知为什么会得到段领导如此的抬举和信任，以致我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压得无比沉重。

当然，第一步是设计方案。经过几乎废寝忘食的两个月，我对比了别人设计方案的优劣，他们无例外都采用了双桥温控电路，只是执行机构和热电偶各有不同，而问题都是水温控制波动太大。琢磨了好长时间，突然一闪念，感到他们的问题可能就出在电执行器对水阀门的控制上。我好像记得在《中学科技》杂志上有各种应用电路。啊哈！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果然被我找到了一种频率和周期都可调的“脉动（脉冲）”继电器电路，这可是最关键的一环。其他地方，我也做了适当调整和优化，设计方案评审一次通过。接下来就是图纸设计和设备器材采购和安装。经过大半年的辛苦努力，看着那宽大的减温控制室，6座高压水泵，五六层楼高的混合水塔，整个系统在减温控制台的有条不紊地控制之下，可以同时给3台机车自动减温，并且可以在凌晨4点减温达到35℃。当系统开机时，那脉动电路的哒哒声，大型图示仪（检测系统）的噼噼声，高压水泵的嗡嗡声，在我听来就是一曲无比美妙的交响乐章。

正常运行一年后，铁道部第二设计院来了几位工程师来勘测设计定型，全国各机务段来学习取经，《铁路工人报》专栏报道并登上照片。那年，我在段里被评为“技术革新先进个人”，所在的技术革新小组被评为“技术革新先进小组”。整个兖州机务段和孟总师都受到了表彰。最后，我受到兖州机务段有史以来颁发的最高奖金——人民币15元。（作者为松江二中66届高中毕业生）



蓦然回首

1968年12月，我初中毕业，分配到崇明东方红农场机械化大队务农。在等待出发的那段日子里，我梦想自己能够成为一名拖拉机手。

种地两年多后，我真的有幸坐进了驾驶室，并于1972年拿到了崇明县首批手扶拖拉机驾驶证。当时，我看到证上印有“可在市区道路上行驶”的文字后，心里竟然产生了驾驶手扶拖拉机去市区见父母的甜蜜梦想。

在我驾驶手扶拖拉机的近三年时间里，有两件事情至今难以忘怀。

一件是驾车一路帮人，竟然载获一车好评。

一天，我驾驶手扶拖拉机去青龙港。车过场部，我远远看到前方有几个探亲回归的女知青，正提着大包小包，吃力地行走在机耕路上。女知青听到身后“突、突、突”的声音越来越近，都不约而同地停住脚步，靠边让路。

“你们要上车吗？我可以顺路带上你们一段！”我注意到女知青们个子矮小，身体单薄，恻隐之心油然而生。

“谢谢！谢谢知青师傅！”女知

我在崇明开拖拉机

青们没想到我会主动停车招呼，原本没表情的脸，顿时花朵般绽放开来，忙不迭地将包裹扔进车厢，翻身坐上车厢边沿。

就这样，一路上，我只要看到提包走路的知青，都会在他们身边缓缓停车。男知青显得有点绅士风度，看见车厢不大，都不上车，示意我前面还会有女知青需要帮忙。

手扶拖拉机一路行驶，一路欢歌，到了各个连队路口，女知青们先后一一下车。我在拖拉机的后视镜里看到，下车的女知青站在路边，向我频频致意。我的心头不禁掠过丝丝暖意。

另一件是驾车突遭惊险，至今心有余悸。

一次，我驾驶手扶拖拉机去农村，帮助机耕队一位领导运砖。拖拉机一到搬砖地点，三四个农村小伙立即围上前来，一直装到车厢轮胎瘪了大半，还不肯歇手。

“各位小伙子，不好意思，这辆车手扶拖拉机马力小，你们休息休息，我快去快回！”我也顾不得还有人在装砖，车油门一加上路了。

崇明农村的路都比较窄，个别上桥的路还呈直角形状。我驾驶重

车时，明显感到马力有些不足。

就在我空车快速返回时，手扶拖拉机的前右驱动轮胎，竟然在颠簸中飞离了车身，车头随之猛地一拐，冲进了路旁的麦田。我坐在倾斜的驾驶室内，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。我起身离开拖拉机，走回路面上时，猛然发现路的左边是条深河，直觉后背阵阵发凉。我想，假如手扶拖拉机行驶中脱落的是左轮胎，一头冲进这条河浜，那后果真是不敢设想！

“哎，你这个小知青怎么把拖拉机开到了麦地里来了？把这么多麦子都压坏了！”一个路过老农激动地指着我质问。“老乡，老乡，你不要急！是拖拉机的前轮胎飞掉了！不是我故意开进你们麦田的！”我自知理亏，连忙向老农解释。

1974年1月13日，我离开了朝夕相处的手扶拖拉机，前往上海市公安局工作。在那里，我凭借驾驶拖拉机的技术，先后获得了驾驶摩托车和小轿车的执照，终于实现了在农场时，想要驾驶机动车在市区道路上行驶的夙愿。（作者为华东师大二附中67届初中毕业生）

周海民



朝影夕晒

1968年我松江二中高中毕业，在乌苏里江畔的饶河兵团电影放映队当放映员，一个月要跑28个连队的放映点，风霜雨雪从不间断，多数放映点还要自行发电。由于农村道路一下雨就十分泥泞，经常陷车。照片上的我在下连队放映途中遇到陷车了，司机徒步去找拖拉机，我给自己留了个影。

靳立明 提供



往事难忘

我的书信时光

《见字如面》、《朗读者》等文化类节目，形式简单，却新颖有内涵，感动了亿万观众，也触动了我的心，让我想起了自己的书信时光。

“文革”后期，下乡返城后的我和先生分别走上各自的工作岗位，但两个单位相距千余里。那天，他送我乘长途汽车离开小城从省城转乘火车。放置好行李后，汽笛鸣响了，火车即将驶离站台。他将一个信封塞进了我的口袋，说：“这是信，里面有地图。我要下去了，你等会再看吧。”

随着又一声汽笛长鸣，我们相互挥手别过。我拿出信封，一张地图首先映入眼帘，上面有他划上的一条粗粗的红线。打开信，只见上面写着：“亲爱的，地图上那根红线的两端，将是你我天各一方生活的两端……”我的眼泪终于未能忍住，扑扑簌簌滴落在信笺上，以至

模糊了后面的字。

这是他给我的第一封信。下乡3年，我以为此生就只能做个“新一代农民”了，本为没有盼头的日子而心灰意冷，没想到知青大返城，然而随着转机的到来，我们也开始了两地思念的分离。

鸿雁传书解相思，从此单位收发室和邮局成为我俩经常光顾的场所，阅信和写信成为我们最大的生活享受。5天一封信，8年两地书，一切的艰辛，一切的甘苦，尽在同事们戏称的“周报”里倾吐。

后来我调离了原单位，回到了先生和儿子的身边，但那种“见字如面”的表达方式似乎融入了血脉。我一如既往地喜欢写信和读信。我和兄弟姐妹通信，和朋友同学通信，那些信笺上汨汨流淌的深情，让我们感受到无尽的汉字美、思想美和情感美。

至今，我仍相信手书比邮件短信微信等表达更为深沉更有质感，故而对书信征文犹感兴趣。我给儿媳、儿子、老伴，甚至给故去的婆婆写信，这些先后发表在杂志上。给儿媳的信《婆婆媳妇那些事》，样刊寄到了她那里，后据儿子说，低调内敛的儿媳在办公室大声朗读我写给她信，和同事们一起捧腹大笑；我写给儿子的信《孩子，请让我平静有尊严地老去》，被十几家刊物报纸和众多网站转载；我给老伴的信《期许岁月静好》、给婆婆的信《30多年后才想到了你的好》亦被多家报刊发表。

读者诸君，写信读信吧，那些触摸灵魂的纸上表达在今天尤显珍贵！

刘淑萍



关注“新民银发社区”，就是关心自己，关心父母，关心父母的父母

最高奖金

文
靳
立
明